家語 更

孔聖家語題辭

常熟王鏊題

予少則讀家語閱它書有云事見家語者無之訝焉而莫知所謂一日閱漢藝文志載家語二十七卷顔師古註云非今所有家語也乃知家語所有不同編索舊本不可得一日至書館有家語曰王肅註者閱之則今本所無多具焉乃知今本爲近世妄庸所削也序稱家語皆當時公卿大夫及諸弟子咨訪問答之語弟子取其正實切事者爲論語其餘集之爲家語屬文下辭頗有繁而不要者弟子材或有優劣

故也漢初散在人間好事者或各以意增損故使事
同而辭異孔衍爲戴聖以禮記不足乃取家語及子
思孟軻荀卿之書以裨益之後人見其文已見禮記
則除家語本篇是爲滅其原而存其末也然則家語
出諸弟子固有不同漢初則紊之戴聖又紊之近世
妄庸又紊之經三紊孔氏之舊存者幾何幸王肅
本尚存而人間已難得以何燕泉之好古謂不可得
而予偶得之豈亦天之未喪斯文也歟

孔聖家語目錄

七卷

八卷

孔聖家語目錄終



先聖像

新都程起龍伯陽甫薰沐寫

歙人黃組鐫

按祖庭廣記云先聖生有異質凡四十九表反首洼面月角日準河目海口龍顙斗脣昌顏均頤輔喉駢齒龍形龜脊虎掌胼脇脩肱參膺圩頂山臍林背翼臂注頭阜腴堤眉地足谷竅雷聲澤腹脩上趨下末僂後耳面如蒙倛手垂過膝耳垂珠庭眉有一十二彩目有六十四理立如鳳峙坐如龍蹲手握天文足履度字望之如仆就之如升視若營四海躬履謙讓胷有文曰制作定世符身長九尺六寸腰大十圍

武林弟子吳嘉謨謹述

孔聖家語卷之一

武林後學吳嘉謨集校

相魯第一

孔子初仕爲中都宰中都魯之屬邑制爲養生送死之節定生事死葬之禮使無過不及故謂之節長幼異食如禮五十異糧六十至九十食各以漸加異也強弱異任任謂力作之事各從所任不用弱也男女別塗男子由右女子由左路無拾遺器不彫僞器尚質不彫飾不詐僞已上養生之節爲四寸之棺五寸之槨棺衷具木厚四寸槨周棺之具木厚五寸因丘陵爲墳因地勢高下爲界不封不樹不聚土爲墳不植松柏已上送死之節行之一年而西方之諸侯則焉魯國在東故西方諸侯皆則之定公謂孔子曰學子此

法以治魯國何如孔子對曰雖天下可乎何但魯國
而已哉於是二年定公以爲司空乃別五土之性一曰
山林二曰川澤三曰丘陵四曰墳衍五曰原隰此夫子分別五土之性如此也而物各得其
所生之宜百物各得土地所宜而生咸得厥所所産得其地皆先時季氏
葬昭公于墓道之南先季平子逐昭公死于乾侯平子將溝之不令近先公墓塋駕
鵝曰生不能事死又離之以自旌也縱子忍之後或恥之乃葬于墓道南孔子溝而合諸
墓焉溝求道季氏始欲溝昭公之墓以別於羣公先域雖因駕鵝之言不果溝而猶葬之於墓外故
孔子為溝于公墓外使與先公合也謂季桓子曰桓子平子之子也貶君以彰
己罪非禮也彰己罪即駕鵝所謂自旌之意今合之所以揜夫子之
不臣所以蔽平子不臣之罪夫子指平子也由司空爲大司寇設法而

不用無奸民

定公與齊侯會於夾谷孔子攝（攝權也）相事曰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文乃本武乃備二者不可偏廢）古者諸侯並出疆必具官以從（必具文臣武職以相隨）請具左右司馬定公從之（從其請也）至會所（同至夾谷所會之處）為壇位土堦三等以遇禮相見（遇禮簡畧之禮也）揖讓而登（賓主揖遜而後登壇）獻酢既畢齊使萊人（萊人東夷人也）以兵鼓譟劫定公（用兵鼓張威以懼定公也）孔子歷階而進以公退（使定公以退避）曰士以兵之吾兩君為好（修禮也）齊夷之俘（齊邊裔夷狄俘者陣中之虜也）敢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謂非齊侯所以與諸侯修好之禮也）齊不

謀夏[邊人不得與中國之謀]夷不亂華[夷人不得紊中華之法]俘不干盟[俘虜之人不得與盟會之事]兵不偪好[兵威不得近偪好之所]於神為不祥[在神為不吉之事]於德為愆義[在德為過愆之義]於人為失禮[在人為失禮之愆]君必不然[言齊侯必不如此]齊侯心怍[言齊侯聞夫子之言其心愧怍]麾而避之[使萊人等退避]有頃齊奏宮中之樂俳優侏儒戲於前[俳優雜劇之人侏儒矮人呈戲於兩君之前也]孔子趨進歷階而上不盡一等[立於中階不敢登第一等級也]曰匹夫熒惑諸侯罪當誅請右司馬速加刑焉於是斬侏儒齊侯懼有慚色將盟[將盟誓脩好]齊人加載書[齊人乃執筆加于誓書上]曰齊師出境[言齊三軍出境界]而不以兵車三百乘從我者[而汝也下同魯不使三百乘兵車從

齊侯者有如此盟孔子使茲無還茲無還魯大夫也對曰而不返我汶陽之田言汝不還前時所侵過魯國汶陽之田吾所供命者亦如之我使齊供我之臣亦不得還齊亦如齊之盟言齊侯將設享禮齊侯將行燕享之禮孔子以梁丘據曰也以與齊魯之故齊魯舊事吾子何不聞焉吾子指丘據也言汝豈不聞其故乎事既成矣盟事已成而又享之又行燕享之禮是勤執事是徒勞執事之人且犧象不出門夫犧象之尊在法不出門嘉樂不野合樂之嘉者不於野外奏合享而既具是棄禮享禮太過則失其禮若其不具禮苟不備是用粃糠則如用粃糠也粃谷不成粃糠似禾之草用粃糠君辱禮用粃糠則君受辱棄禮名惡廢禮則名不美子盍圖之子亦指丘據也言汝何不謀之夫享所以昭德也夫燕禮者明其德也不昭不

如其已（言不明德不如不享）乃不果享（乃不行享禮）齊侯歸（齊侯返國）責其群臣曰魯以君子之道輔其君（魯國臣用君子之道以佐其主）而子獨以夷狄之道教寡人（責羣臣言汝用夷狄之道以教寡德之人）使得罪（使我得罪於魯君）於是乃歸所侵魯之四邑及汶陽之田（齊乃還魯四縣及汶陽之田）

孔子言於定公曰家不藏甲（卿大夫稱家不得蓄兵甲）邑無百雉之城（城三堵曰雉縣有百雉過制也）古之制也（古法如此）今三家過制（三家孟孫叔孫季孫也過制築城於邑）請皆損之（請魯君損其過制）乃使季氏宰仲由隳三都（子路為季氏宰孔子使壞三家之都城）叔孫不得意於季氏（叔孫不得志於季氏宰）因費宰公山弗擾（乃因費邑宰公山弗擾）率費

人以襲魯（紏率費邑之人民舉兵以襲魯國也）孔子以公與季孫叔孫孟孫（孔子侍定公及三子）入于費氏之宮（入費邑之宮中）登武子之臺（升武子臺）費人攻之及臺側（費師攻魯公至於臺畔）孔子命申句須樂頎勒士衆下伐之（孔子使二人率衆下臺伐之也）費人北（師敗曰北）遂隳三都之城（乃壞三家都城）彊公室（尊魯國之公室）弱私家（弱三家之私家）尊君卑臣（君臣有定分）政化大行（而教化盛行）

初魯之販羊有沈猶氏者常朝飲其羊以詐市人有公慎氏者妻淫不制有慎潰氏者奢侈踰法魯之鬻六畜者飾之以儲價及孔子之為政也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越境而徙三月

則鬻牛馬者不儲價賣羔豚者不加飾男女行者別其塗道不拾遺男尚忠信女尚貞順四方客至於邑者不求有司有司常供其職客不求而有司存皆如歸焉言如歸家無所之也

始誅第二

孔子為魯司寇定公十四年公以孔子為司寇攝行相事有喜色有喜悅之容仲由問曰由聞君子禍至不懼言氣足以配道義故禍至不恐懼也福至不喜不以動其心也今夫子得位而喜何也今夫子得行相位而喜其故何也孔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樂以貴下人乎不言樂以貴而下為人乎於是朝政七日而誅亂政大夫少正卯魯國有亂政大夫少正卯者故夫子戮之戮之于兩觀之下殺之于兩宮闕之下尸

於朝三日(陳正卯尸使魯人觀之也)子貢進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少正卯魯國名瞻之入也)今夫子為政始誅之(今夫子初為政而即誅之)或者為失乎(託或入言夫子得無有過失歟)孔子曰居吾語汝(爾在此我為汝言)天下有大惡者五(天下有大不義者五事)而竊盜不與焉(盜竊不義之事亦不在此五惡數內)一曰心逆而險(處心奸逆險詐)二曰行僻而堅(行偏貴乎能改今則偏執而堅苟安不改如此則不至於毀乃公事者未之有也)三曰言偽而辯(所言詐偽又且文詐)四曰記醜而愽(所行非義其惡而廣大也)五曰順非而飾(順意為非又能潤飾)此五者有一於人(已上五惡人有其一)則不免君子之誅(不免為君子所誅)而少正卯皆兼有之(少正卯一身兼有此五惡)其居處足以撮徒成黨(其居處與小人成羣會集此則邪道

衡長矣其談說足以飾褎榮眾（言談足以文褎揚榮衆人）其強禦足以反是獨立（其剛強抗禦反非為是獨立不改）此乃人之奸雄者也（此是大奸之長者也）不可以不除（不可不除去之也）夫殷湯誅尹諧（尹諧有惡成湯誅之）文王誅潘正（潘正有惡周文誅之）周公誅管蔡（事見別篇不具）太公誅華士（虛僞之士太公誅之）管仲誅付乙子產誅史何（付乙史何事未聞）凡此七子皆異世而同誅者（異世言其人不同時同誅言其皆除惡也）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柏舟之辭）小人成羣斯足憂矣（以其大而亡國敗家小而妨賢病國斯以為可憂矣）孔子為魯大司寇（子在魯國為大司寇）有父子訟者（有父子相訴者）夫子同狴執之（孔子收父子同囚於牢獄）三月不別（因之三月不與辨其是非有哀

殺之意故也其父請正其父於夫子求正其訟夫子赦之焉不教而殺謂之虐故夫子赦之季孫聞之不悅季孫以夫子赦父子之訟不悅也曰司寇欺余言司寇罔我曩告余曰昔嘗與我言國家必先以孝國家必以孝為先務余今戮一不孝以教民孝以教百姓使知孝不亦可乎而又赦何哉何以赦爲冉有以告孔子子喟然歎曰嗚呼上失其道在上之人失其教民之道云而殺其下而殺戮其下民不能憫哀其無教之之甚矣非理也甚非治國之道不教以孝民可使由之今既不教其民徒聽其訟不可也而聽其獄是殺不辜則是殺無罪也三軍大敗三軍之敗乃是訓練有不精也不可斬也不可責其敗而斬之獄犴不治牢獄不平不可刑也不可施刑於人何者上教之不行蓋是在上教化不行罪不在民故也

(非百姓之罪乃上之無告也)夫慢令謹誅賊也(傲慢君令專於殺者謂之賊也)徵斂無時暴也(無時取於民財者則謂之暴)不試責成虐也(不試用於民責其有成者則謂之虐)政無此三者(為政無此三者之失)然後刑可即也(而後可以就刑)書云義刑義殺勿庸以即汝心(刑殺皆當合義勿用以就爾心之所安)惟曰未有慎事(自謂未有慎事)言必教而後刑也(言必先告民教之不行而後殺之可也)既陳道德以先服之(既施道德以服乎民)而猶不可(而民尚不可服)尚賢以勸之(尊尚賢才有德之人諭之)又不可(勸之又不從)即廢之(則棄之)又不可(而又不可)然後以威憚之(然後用以嚴威懼之)若是三年(如此三年之久)而百姓正矣其有邪民不從化者(若有奸民不遵生之教者如此)然後待之以刑(乃用刑以殺之)則民咸知

罪矣（則百姓皆知有罪合當就刑）詩云（小雅南山篇）天子是毗（以此教民之道輔於天子）俾民不迷（使百姓不迷惑）是以威厲而不試（於是刑法雖嚴不用）施於民（施於民）刑錯而不用（刑置而無所施）今世則不然（今世則不如古法）亂其教（教法紛亂不一）繁其刑（民犯刑者多故用刑亦多）使民迷惑而陷焉（使百姓昏蒙陷於刑法中）又從而制之（又用法以制之）故刑彌繁（於是刑法愈多）而盜不勝也（而民為盜者不可勝數也）夫三尺之限空車不能登者何哉峻故也百仞之山重載陟焉何哉陵遲故也（陵遲猶陂池也）今世俗之陵遲久矣雖有刑法民能勿踰乎

王言解第三

孔子閒居（孔子燕居之時）曾子侍孔子曰參乎（曾子名）今之君

予唯士與大夫之言聞也（但聞有官之大夫與出仕之人言語）至於君子之言者希（君子之正言少聞也）於乎（嗟嘆之辭）吾以王言之其不出戶牖而化天下（王者之言不必出戶庭而天下自從王者之化）曾子下席而對曰敢問何謂王者言孔子不應（夫子嘿然不荅）曾子肅然而懼（參懍然恐懼）摳衣而退（整衣服而退）負席而立（倚所坐之位而起身聳立）有頃間（須臾）孔子顧謂曰參汝可語明王之道與（汝參還可與言明王道否）曾子曰非敢以為足也（參不敢謂弟子足可言王道）請因所聞而學焉（請因夫子所言聞而學之）子曰夫道者所以明德也（人所通行之謂道足於己之謂德依道而行者所以昭吾之德也）德者所以尊道也（人之有德所行之道乃尊重）是以非德道不尊非道德不明

雖有國之良馬不以其道服乘之不可以趣道里雖有博地衆民不以其道治之不可以致霸王是故昔者明王内修七教外行三至七教修然後可以守三至行然後可以征明王之道其守也則必折衝乎千里之外其征也則必還師衽席之上故曰内修七教而上不勞（在内能修七教則君不勞而治）外行三至而財不費（在外既行三至則國無所費）此之謂明王之道也（明王之道乃是如此）曾子曰不勞不費之謂明王可得聞乎孔子曰昔者帝舜左禹而右皐陶不下席而天下治夫如此何上之勞乎（如此何在上之勞哉）政之不中君之患也（政教不得其中乃君之病）令之不行臣

之罪也號令不行則是人臣慢君之令乃臣之過若乃十一而稅古者稅法君取其一民得其九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君數役於民歲不過三日入山澤以其時而無征斧斤以時入山澤不取其稅之利關譏市鄽皆不收賦關市但譏異服異言市鄽皆不收其賦稅此則生財之路而明王節之此國家生財之道明王與節約之也何財之費乎何至費用其財曾子曰敢問何謂七教參問夫子何者爲七教孔子曰上敬老則下益孝上之人尊敬老人則下愈盡孝上尊齒則下益弟上之人尊其年齒則下愈弟於長上上樂施則下益寛上喜於博施則下愈得寛上親賢則下擇友上親近賢者則下益擇友而交上好德則下不隱上好有德之人則賢者皆出上惡貪則下恥爭上不貪財則下以爭利爲羞恥上廉讓則下恥節上清節謙

遜則下亦知恥守節（此謂七教目也）此之謂七教七教者治民之本也政教定則本正矣凡上者民之表也表正則何物不正是故人君先立仁於己然後大夫忠而士信民敦俗樸男慤而女貞六者教之致也布諸天下四方而不窕（薄也）納諸尋常之室而不塞（室也）等之（等之齊之也）以禮立之以義行之以順則民之棄惡如湯之灌雪焉曽子曰道則至矣弟子不足以明之孔子曰參以爲姑止乎又有焉昔者明王之治民也法必裂地以封之分屬以理之然後賢民無所隱暴民無所伏使有司日省而時考之進用賢良退貶不肖則賢者說而不

肖者，懼哀鰥寡，養孤獨，恤貧窮，誘孝弟，選才能。此七者修，則四海之內無刑民矣。上之親下也，如手足之於腹心（上之親下也，如手足與腹心相親近）；下之親上也，如幼子之於慈母矣（民之親於君王，如赤子之戀慕母慈）。上下相親如此（君民如此相親），故令則從（號令則民樂從也），施則行（發達則民施行），民懷其德（百姓懷君之德），近者悅服（中國心悅誠服），遠者來附（遠方亦來臣附），政之致也。夫布指知寸，布手知尺，舒肘知尋，斯不遠之則也。周制三百步為里，千步為井，三井而埒（封道曰埒。淮南子曰：道有行埒。又堤也），埒三而矩（此說里數，不可以言井，井自方里之名，疑誤），五十里而都，封百里而有國，乃為稸積資聚焉，恤行者有無。是以蠻夷

諸夏雖衣冠不同言語不合莫不來賓故曰無市而民不乏無刑而民不亂田獵罩弋罩魚籠弋繳射也非以盈宮室爲祭與養也徵斂百姓非以盈府庫也備人倫養君子慘怛以補不足禮節以損有餘多信而寡貌其禮可守其言可復其跡可履如饑而食如渴而飲民之信之如寒暑之必驗故視遠若邇非道邇也見明德也是故兵革不動而威用利不施而親此之謂明王之守折衝千里之外者也曾子曰敢問何謂三至參又問何者爲三至孔子曰至禮不讓而天下治至極之禮不在讓遜至而天下自治云云賞不費而天下士悅至極之賞不費而天下之士自歡悅至樂無聲而

天下民和（至極之樂無聲音而天下之民自和）明王篤行三至（明哲之王力行此三至）故天下之君可得而知（由是天下之王可得知其明聖）天下之士可得而臣（天下之士可得而爲臣）天下之民可得而用（天下百姓可得而知）曾子曰敢問此義何謂（敢問此三至之言意義如何云云）孔子曰古者明王必盡知天下良士之名（古先哲王必皆悉忠良之名譽）也既知其名又知其實（既知其名譽又知其實行）然後因天下之爵以尊之（因朝廷官爵以尊禮之）此之謂至禮不讓而天下治（此是至極之禮不遜讓而天下自治）因天下之祿以富天下之士（因其爵祿而使之富）此之謂至賞不費而天下之士悅（此是至極之賞不費用而天下士夫喜悅）如此則天下之名譽興焉（能若此則天下之名聲興起）此

之謂至樂無聲而天下之民和此所謂至極之樂無聲音而天下百姓和樂故曰所謂天下之至仁者能合天下之至親也所謂天下之至明者能舉天下之至賢也此三者咸通然後可以征是故仁者莫大乎愛人智者莫大乎知賢賢政者莫大乎官能有士之君脩此三者則四海之內供命而已矣夫明王之所征必道之所廢者也是故誅其君而改其政弔其民而不奪其財故明王之政猶時雨之降降至則民悅矣是故行施彌博得親彌衆此之謂還師衽席之上言安安而無憂

大婚解第四

孔子侍坐於哀公〔孔子侍魯哀公坐〕公曰敢問人道誰爲大孔子對曰君之及此言也百姓之惠也〔百姓受公之惠〕臣敢無辭而對〔夫子稱臣豈敢無説以對君也〕人道政爲大〔人之道莫大於爲政〕夫政者正也〔夫政者所以正百姓也〕君爲正則百姓從而正矣〔君行政於上則百姓皆得其正〕公曰敢問爲政如之何孔子對曰夫婦別〔夫婦之禮宜有分別〕男女親〔男女宜相親〕君臣信〔君臣之間有信〕三者正則庶物從之〔百姓從而皆得其正〕公曰寡人雖無能也願知所以行三者之道孔子對曰古之爲政愛人爲大〔夫子言古人之爲政莫大愛人〕所以治愛人禮爲大〔所以治愛人道莫大於禮〕之所以治禮敬爲大〔所以治禮之道莫大於敬〕敬之至矣〔禮至敬則極矣〕大婚爲

大（婚禮又為大者也）大婚至矣（大婚為禮之至）大婚既至冕而親迎

親迎者敬之至也（身親迎逆敬禮之至）是故君子興敬為親捨

敬則是遺親也弗親弗敬弗尊也愛與敬其政之本

歟（愛心敬心乃為政之根本也）公曰寡人願有言也然冕而親迎

不已重乎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

先聖之後以為天下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焉

（魯周公之後得郊天故言以為天下之主）公曰寡人實固（鄙陋）不固安得聞

此言乎寡人欲問不能為辭請少進孔子曰天地不

合萬物不生大婚萬世之嗣也（夫婦婚娶乃嗣續之大也）君何謂

已重焉孔子遂言曰內以治宗廟之禮足以配天地

之神（言宗廟天地神之次）出以治直言之禮足以立上下之敬（夫婦正則始可以治正言禮矣身正然可以正人者也）物恥則足以振之（恥事不知禮足以振救之）國恥足以興之（恥國不知禮足以興起之）故為政先乎禮禮其政之本與昔三代明王必敬妻子也蓋有道焉妻也者親之主也子也者親之後也敢不敬與是故君子無不敬敬也者敬身為大身也者親之支也敢不敬與不敬其身是傷其親傷其親是傷本也傷其本則支從之而亡三者百姓之象也（言百姓之所法而行）身以及身子以及子妃以及妃君以修此三者則大化愾愾（滿）乎天下矣昔太王之道也（太王出亦姜女入亦姜女國無鰥民愛其身以

及人之身愛其子以及人之子故曰太王之道如此國家順矣公曰敢問何謂敬身孔子對曰君子過言則民作辭過行則民作則言不過辭動不過則百姓恭敬以從命若是則可謂能敬其身則能成其親矣公曰何謂成其親孔子對曰君子者也人之成名也百姓與名謂之君子則是成其親爲君而爲其子也孔子遂言曰愛政而不能愛人則不能成其身不能成其身則不能安其土不能安其土則不能樂天安土樂天易中盡性之事隨處皆安而無一息不仁安土也既知天命而又樂天理樂天也公曰敢問何能成身孔子對曰夫其行己不過乎物謂之成身不過乎物合天道也公

其爲儒衣言非所重公曰敢問儒行孔子曰略言之則不能終
其物物猶事也悉數之則留更僕未可以對留久也僕大僕君燕朝則
正位掌擯相更爲之久將倦使之相代者也哀公命席孔子侍坐曰儒有
席上之珍以待聘席籍也資也能籍先王之道以資政治也夙夜強學以
待問蚤夜勤力務學以待人之資問懷忠信以待舉心懷忠信以待君來召力
行以待取其自立有如此者儒有衣冠中動作愼大
讓如慢所以自抗故如慢而不敬小讓如僞所以致曲故如僞而不誠大則如
威小則如媿大小以容貌言大則有所不可犯小則有所不敢爲難進而易退
也粥粥若無能也其容貌有如此者儒有居處齊難
齊莊可畏難也其起坐恭敬言必誠信行必中正敬也道塗不

爭險易之利冬夏不爭陰陽之和恕也愛其死以有待也養其身以有為也不爭近小以害遠大其備預有如此者儒有不寶金玉而忠信以為寶不祈祈求也土地而仁義以為土地不求多積而多文以為富難得而易祿也易祿而難畜也非時不見不亦難得乎非義不合不亦難畜乎先勞而後祿不亦易祿乎其近人情如此者儒有委之以貨財而不貪淹之以樂好而不淫刼之以衆而不懼阻難也之以兵而不懾見利不虧其義見死不更其守鷙蟲攫搏不程其勇鷙猛擊也蟲疑即毛蟲羽蟲之蟲攫左手握也搏索持也程限量也引重鼎不程其力踰勇足以犯難力足以任重也

往者不悔行必當理故不悔也來者不豫知足以應變故不豫過言不再流言不極流言相毀知足以止之詐可窮不斷其威常嚴莊也不習其謀物來順應其特立有如此者儒有可親而不可劫惟可以親其道不可以劫其威也可近而不可迫可相近不可勇迫可殺而不可辱其居處不過侈溢也其飲食不溽濃溽也其過失可微辯而不可面數也踈曰此句似尚氣好勝之言於理未合其剛毅有如此者儒有忠信以為甲冑禮義以為干櫓干楯櫓大戟也戴仁而行抱義而處躬行則以仁不殘暴也處已則以義不失禮也雖有暴政不更其所外悔已禦內志已定何物能變我守我其自守有如此者守記作立儒有一畝之宮環堵之室方丈曰堵一堵言其小也篳門圭窬篳門

編荊竹為門也圭窬穿墻為窬如圭也蓬戶甕牖以編蓬為戶破甕為牖也易衣而出更相易衣而後可出并日而食并一日之糧以為一食也上答之不敢以疑道合即信而就之不逆詐也上不答之不敢以諂不合則去不患失也其為仕有如此者儒有今人以居古人以耆耆稽同今世行之後世以為楷法也若不逢世上所不援下所不推詭諂之民有比黨而危之者身可危也其志不可奪也雖危起居猶竟信其志乃不忘百姓之病也身雖危而必行其志道雖塞而不忘其民其憂思有如此者儒有慱學而不窮知新故不窮篤行而不倦可久故不倦禮必以和優游和以也以法有節也慕賢而容衆毀方而瓦合陶瓦者毀其圓則方合其方復圓和

（而有辯也）其寬裕有如此者儒有內稱不辟親外舉不辟怨程功積事不求厚祿（上不求報於君）推賢達能不望其報（下不責報於人）君得其志民賴其德苟利國家不求富貴其舉賢援能有如此者儒澡身浴德（致其潔淨洗其心也）以陳言而伏（不入告其君揚於外）言而正之上不知也默而翹之又不爲急也（以清靜事君因事而正則君不知默而發之不急所以爲不爲也）不臨深而爲高不加少而爲多（言不因勢位而自矜莊也）世治不輕世亂不沮同己不與異己不非（達而必以其道窮而必行其志不以同己而與不以異己而非）其特立獨行有如此者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慎靜尚寬砥礪廉隅强毅以與人博學以知服

服力行也近文章雖近文不勝質雖以分國視如錙銖十絫為銖八兩為錙

言輕也弗肯臣仕其規為有如此者儒有合志同方營

道同術竝立位相等也則樂相下位相讓也不厭與齊等也久別則

聞流言不信義同則進不同則退同謂與友也其交友有

如此者夫溫良者仁之本也慎敬者仁之地也寬裕

者仁之作也作為也遜接者仁之能也禮節者仁之貌

也言談者仁之文也歌樂者仁之和也分散者仁之

施也儒行之八者既歷數以告哀公而終之以仁仁者百行之原也儒皆兼而有之

猶且不敢言仁也其尊讓有如此者儒有不隕穫於

貧賤隕穫隆割也一說憂悶不安之貌不充詘於富貴充詘驕吝也一說勇躍參

（擾之貌）不溷君王不累長上不閔有司（溷辱也累罣礙也閔傷也言不受於君長有司也）故曰儒（儒者有道術之名）今人之名儒也妄常以儒相詬疾（詬疑作謑毀也疾惡也妄竊儒名故為人之所毀惡也）哀公既聞此言也言加信行加敬曰終殁吾世弗敢復以儒為戲矣

問禮第六

哀公問於孔子曰大禮何如子之言禮何其尊（尊猶重也）

孔子對曰丘也鄙人不足以知大禮公曰吾子言焉

孔子曰丘聞之民之所以生者禮為大非禮則無以節事天地之神（祭以事天地之神皆以禮為儀節神兼百神言）非禮則無以

辨君臣上下長幼之位焉禮以正名分分之嚴者外自君臣始君臣而下又各自有上下上下之中又各自有長幼必禮而後辨其位非禮則無以別男女父子兄弟婚姻親族疏數之交焉禮以順人情情之厚者內自男女始有男女然後有父子兄弟婦黨曰昏婚黨曰姻皆由男女有之親族由父子兄弟昏姻有之間見曰疏亟見曰數自親族言也必禮以別其交是故君子以此此指禮也為之尊敬尊敬者謂大也然後以其所能教順百姓易曰禮非強世所謂順也不廢其會節此總前言會謂理之所聚而不可遺處節謂分之所限而不可過處也既有成事成事謂諏日筮吉而事可成也然後治其彫鏤祭器文章黼黻祭服以別尊卑上下之等其順之也順謂人無違心也而後言猶明也其喪祭之紀宗廟之序品其犧牲設其豕腊乾肉曰腊脩其

歲時以敬祭祀別其親疏序其昭穆而後宗族會宴一作燕即安其居以綴恩義卑其宮室節其服御車不彫璣器不彤一作刻鏤食不二味心不淫志疑作悉以與萬民同利古之明王行禮也如此公曰今之君子胡莫之行也孔子對曰今之君子好利無厭淫行不倦荒怠慢游固如固獲之固力取也民是盡以遂其心以怨其政以忤其衆以伐有道求得當欲不以其所言苟求得當其情欲而已虐殺刑誅不以其治理也夫昔之用民者由前用上所言今之用民者由後用下所言是即今之君子莫能為禮也言偃問曰夫子之極言禮也可得而聞乎孔子言我

欲觀夏道是故之徃也杞夏後封杞而不足徵也徵證也吾得夏時焉於十二月之正正夏得天心之中或謂即夏小正之屬小正夏之書名也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殷後封宋而不足徵也吾得乾坤焉得天地陽陰之書即易也商易曰歸藏歸藏首坤次乾故也乾坤之義夏時之等例也吾以此觀之夫禮初也始於飲食記作夫禮之初始諸飲食初始也始猶起也飲食入之大欲人以飲食而生故禮亦緣此而始此非禮之所由起也太古之時其燔黍擘豚古未有釜甑以米肉加於燒石之上熟而食之汙罇而抔飲鑿地爲罇掬手而飲蕢桴而土鼓束草爲椎搏土爲鼓猶可以致敬於鬼神享其德不求備物也及其死也升屋而號曰高高作皋引聲之言某死者之名復然後既不復然後下乃行死事以飲腥苴熟始死含以珠貝將葬苞苴以遺奠而送之

形體則降魂氣則上是爲天望而地藏也氣上以望天而招體降故穴地而藏故生者南嚮死者北首皆從其初也昔之王者未有宮室冬則居營窟夏則居橧巢掘地而居謂營窟土處避寒也有柴曰橧在樹曰巢木處避暑也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實鳥獸之肉飲其血茹其毛毛未盡而食曰茹未有絲麻衣其羽皮後聖有作然後修火之利範金用刑範冶金為器也合土和合泥土為陶器也以爲臺榭宮室戶牖以炮以燔毛炙曰炮燔炙曰燔以烹以炙沈而煮之金曰烹貫而置之火曰炙以爲醴酪醴醴酉酪酪漿治其絲麻以爲布帛以養生送死以事鬼神故玄酒在室醴醆在戶粢醍在堂澄酒在下按禮辨酒之五齊一曰泛齊二曰醴齊三曰盎齊四曰醍

（齊五日沈齊室內在北太古用冰故尊尚之户在室稍南堂在室外下則堂下矣去古漸遠故五者各以等降設之玄酒即泛齊醆即盎齊澄即沈齊）陳其義牲備其鼎俎列其琴瑟管磬鐘鼓以其祝嘏以降其上神（上神天神也）與其先祖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齊上下夫婦有所是謂承天之祜（言行禮如此則神格而鬼享矣）作其祝號（按禮祝號有六神鬼祇牲盞幣也皆美其辭以告神也）玄酒以祭薦其血毛腥其俎（此三者法上古禮也）熟其殽（雖有所熟猶有所腥不忘古也至下合烹則無復腥矣）趆（趆同越剪蒲席也）席以坐疏布以罩（當作冪覆酒巾也質故用疏罩）衣其浣帝（湅染以為祭服）醴醆以獻薦其燔炙君與夫人交獻以嘉魂魄（嘉善樂也）是謂合莫（契合於冥漠之中也此以上至熟其殽法中古禮也）然後退而

合烹（合其烹熟之體無復腥也）其犬豕牛羊（體謂鮮其牲體而薦之也）實其簠簋籩豆鉶羹（簠簋詩傳尾器以盛黍稷籩竹器豆木器以盛果核俎醢鉶銅器如鼎和羹之器也）祝以孝告（祝通孝子語於先祖）嘏以慈告（以傳先祖語於孝子）是爲大祥（祥善也合烹以下此當世之禮也）此禮之大成也

五儀解第七

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欲論魯國之士與之爲治敢問如何取之孔子對曰生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舍此而爲非者不亦鮮乎曰然則章甫絇履紳帶搢笏者賢人也（章甫冠名絇履頭之飾紳大帶搢插也笏所執以書思對命者）孔子曰不必然也丘之所言非此之謂也夫端

衣玄裳冕而乘軒者則志不在於食焄端衣玄裳齋服也軒軒車焄辛菜也斬衰菅菲菲菅蒯草履名一作扉夏日扉周日屨杖而歠粥者則志不在酒肉生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謂此類也言服其服則制其服也公曰善哉盡此而已乎孔子曰人有五儀有庸人有士人有君子有賢人有聖人審此五者則治道畢矣公曰敢問何如斯謂之庸人孔子曰庸人者心不存慎終之規口不吐訓格格法也之言不擇賢以托其身不力行以自定見小闇大不知所務從物如流不知其所執五鑿爲正心從而壞鑿竅也五鑿謂耳目鼻口及心之竅也雖似於正而耳欲聲目欲色鼻欲嗅口欲味心已役外物所

誘而壞矣一曰五鑿五情也）此則庸人也公曰何謂士人孔子曰所謂士人者心有所定計有所守雖不能盡道術之本必有率也（率猶行也）雖不能備百善之美必有處也（處猶守也）是故知不務多必審其所知言不務多必審其所謂行不務多必審其所由（言務所務者皆得其要也）知既知之言既道之行既由之則若性命之形骸之不可易也（言若性之所命形之所賦之不移）富貴不足以益貧賤不足以損此則士人也公曰何謂君子孔子曰所謂君子者言必忠信而心不怨（所言必忠信無怨惡也）仁義在身而色無伐（躬行仁義而無矜伐之色）思慮通明而辭不專（心思意慮昭明通達不專尚言辭）篤

行信道自強不息德行純篤信行聖道強行不息油然若將可越而終不可及者君子也油然不進之貌一作猶舒遲也不及謂從之末由也公曰何謂賢人孔子曰所謂賢人者德不踰閑依德而行不過其法行中規繩所行所為有規矩準繩言足以法於天下而不傷於身其言可為天下取法言滿天下無口過故不傷身道足化於百姓而不傷於本其道可化民亦不傷於身富則天下無宛財德惠而天下化之不獨富也施則天下不病貧德普而天下賴之不獨貧也此賢者也公曰何謂聖人孔子曰所謂聖人者德合於天地其德可配天地也變通無方隨時變通不執滯也窮萬事之終始窮萬物之本末協庶品之自然合眾物之自然明竝日月其明可竝日月之光化行若神神化行於

天下如神不可測下民不知其德民囿於德化之中不知其有德也覩者不識其鄰鄰以喻界畔也此則聖人也公曰善哉公嘆曰善哉夫子之言非凡可比非子之賢則寡人不得聞此言也雖然寡人生於深宮之內長於婦人之手未嘗知哀未嘗知憂未嘗知勞未嘗知懼未嘗知危恐不足以行五儀之教若何孔子對曰如君之言已知之矣君知此言已知五儀之教也丘亦無所聞焉謙詞也公曰非吾子寡人無以啓其心吾子言也孔子曰君子入廟如右君入太廟從右而入登自阼階由東階而升仰視榱桷舉目視梁俯察机筵下視祖宗位其器皆存祭器皆在而不覩其人不見祖宗之主君以此思哀則哀可知矣

昧爽夙興（未明時起）正其衣冠（整理其衣服冠）平旦視朝（平明時臨朝）慮其危難（思其危亡之患）一物失理亂亡之端（有一物不得其道則亂之自此始）君以此思憂則憂可知矣日出聽政至于中冥（日出聽事於殿庭至晚也）於諸侯子孫往來如賓（諸侯子孫來朝如容）行禮揖讓慎其威儀（以禮相遜正其威儀）君以此思勞則勞可知矣緬然長思（深遠而思）出於四門（出國四門之外）周章遠望亡國之墟必將有數焉（觀亡國定域必有定數焉）君以此思懼則懼可知矣夫君者舟也（君如舟船）庶人者水也（衆人如水）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君以此思危則危可知矣君能明此五者（君能知思此五者）又留意於五儀之事（又略留心五儀之事理）則政治

何有失矣

哀公問於孔子請問取人之法孔子對曰事任於官官所司也言各當以其所能之事任之也無取捷捷無取鉗鉗無取啍啍捷敏疾也鉗妄對不誠也啍多言也捷捷貪也捷捷不已所以為貪鉗鉗亂也啍啍誕也誕欺詐也故弓調而後求勁焉馬服而後求良焉士必慤而後求智能焉不慤而多能譬之豺狼不可邇言無智雖不慤信不能為大惡不慤信而有智能然後乃可畏也

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欲吾國小而能守大則攻其道如何我欲吾小國能自守而大國或來攻我則其道如何對曰使君朝庭有禮上下相親天下百姓皆君之民天下之人皆為公之民將誰

攻之何以更來攻苟違此道如或反其道如此民畔如歸皆君之讎也百姓皆畔如歸將與誰守將與何人共守其國公曰善哉於是廢山澤之禁乃廢其山澤之禁令也弛關市之稅能罷關市之稅賦以惠百姓以惠子百姓

哀公問於孔子曰吾聞君子不博有之乎孔子曰有之公曰何為對曰為其有二乘一曰物雙日乘公曰有二乘則何為不博子曰為其兼行惡道也博有三十六道哀公懼焉有閒復問曰若是乎君子之惡惡道至甚也孔子曰君子之惡惡道不甚則好善道亦不甚好善道不甚則百姓之親上亦不甚詩云未見君子憂心惙惙

惙憂也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說詩之好善道甚也如此公曰美哉夫君子成人之善不成人之惡微吾子言焉吾弗之聞也

哀公問於孔子曰夫國家之存亡禍福信有天命非唯人也孔子對曰存亡禍福皆己而已天災地妖不能加也公曰善吾子言之豈有其事乎孔子曰昔者殷王帝辛之世有雀生大鳥於城隅焉占之曰凡以小生大則國家必王而名益昌於是帝辛介雀之德介助也以雀之德為助也不脩國政亢暴無極朝臣莫救外寇乃至殷國以亡此即以己逆天時詭福反為禍者也此逆

天祥而暴致之也又其先世殷王太戊之時道缺法圮以致妖孽桑穀並生也于朝七日大拱占之者曰桑穀野木而不合生朝意者國亡乎太戊恐駭側身脩行思先王之政明養民之道三年之後遠方慕義重譯至者十有六國此即以己逆天時得禍爲福者也此逆天災而德致之也故天災地妖所以儆人主者也寤夢徵怪所以儆人臣者也災妖不勝善政寤夢不勝善行能如此者至治之極也唯明王達此公曰寡人不鄙固此亦不得聞君子之教也鄙固即前篇實固之意

哀公問於孔子曰智者壽乎仁者壽乎孔子對曰然

人有三死而非其命也己自取也夫寢處不時飲食不節逸勞過度者疾共殺之居下位而上干其君外傳作好干上嗜慾無厭而求不止者刑共殺之以少犯衆以弱侮強忿怒不類動不量力兵共殺之此三者死非命也人自取之若夫智士仁人將將行也身有節動靜以義喜怒以時無害其性雖得壽焉不亦宜乎

孔聖家語卷之一

孔聖家語卷之二

武林後學吳嘉謨集校

致思第八

孔子北遊於農山山在魯地一作景戎子路子貢顏淵侍側孔子四望喟然而嘆曰於斯致思無所不至矣二三子各言爾志吾將擇焉子路進曰由願得白羽若月赤羽若日鐘鼓之音上震於天旍旗繽紛下蟠於地蟠委也由當一隊而敵之必也攘地千里也攘卻搴旗執馘搴取也取敵之旍旗馘截敵之耳以效獲也唯由能之使二子者從我焉夫子曰勇哉子貢復進曰賜願使齊楚合戰於漭瀁

之野（漭瀁廣大之野）兩壘相望（兩軍）塵埃相接挺刃交兵賜着縞衣白冠（兵凶事故子貢尚白衣素冠）陳說其間（談說齊楚之於陣中）推論利害釋二國之患（數陳用兵之利害言二國之患難）唯賜能之使二子者從我焉夫子曰辯哉顏回退而不對孔子曰回来汝奚獨無願乎顏回對曰文武之事則二子者既言之矣回何云焉孔子曰雖然各言爾志也小子言之對曰回聞薰蕕不同器而藏（薰蕕之草其類各異）堯桀不共國而治（道不同不相爲謀也）以其類異也回願明王聖主輔相之（回所願欲明聖之主而輔相之）敷其五教（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教之目所以敷陳之也）道之以禮樂（又以禮樂輔導之）使民城郭不

脩言世治也溝池不越無事於此鑄劒戟以爲農器言無事於兵故以爲農器也放牛馬於源藪牛馬不用放散於源藪與古者放牛於桃林之野歸馬於華陽之歧者可以與同日語矣正此意也室家無離曠之思男女有室家亦無離曠怨思也千歲無戰鬭之患言太平也則由無所施其勇天下平治無有事兵者矣由雖勇也其將何所施乎而賜無所用其辯矣天下平治則齊楚之君自無爭鬭賜雖有辯才也又何施乎夫子凜然曰美哉德也子路抗手而問曰夫子何選焉三子言志各出本意顏回之志如此夫子果何選焉孔子曰不傷財不害民不繁詞則顏氏之子有矣

魯有儉嗇者瓦鬲鬲曲腳鼎也煑食食之自謂其美盛之土型型瓦甂小盆也以進孔子孔子受之而說如受大牢之

饋（饋與餽同）子路曰瓦甂陋器也煑食薄膳也夫子何喜之如此乎夫子曰夫好諫者思其君食美者思（一作念）其親吾非以饌具之爲厚以其食厚而我思焉

孔子之楚而有漁者獻魚焉孔子不受漁者曰天暑市遠無所鬻也思慮棄之糞壤不如獻之君子故敢以進焉於是夫子再拜受之使弟子掃地將以享祭門人曰彼將棄之而夫子以祭之何也孔子曰吾聞諸惜其腐餕（餕飪同）而欲以務施者仁人之偶（匹也）也惡有仁人之饋而無祭者乎

季羔爲衛之士師（獄官）刖人之足俄而衛有蒯聵之亂

事見他書季羔逃之走郭門知揭而知避義也刖者守門焉謂季羔曰彼有缺言彼有空可以逃季羔曰君子不踰羔言君子之人不可踰空缺之處也又曰彼有竇刖者又曰彼處有穴可以逃難季羔曰君子不隧羔又言君子不從穴出又曰於此有室刖者又言此處有室季羔乃入焉隨迹以逃其難既而追者罷追羔者不追季羔將去謂刖者曰吾不能虧主之法而親刖子之足我昔不可廢主法而刖子之足今吾在難今我在患難之中正子報怨之時此正汝復報之時而逃我者三何哉而指刖者刖者曰斷足固我之罪無可柰何曩者君治臣以法令先人後臣欲臣之免也臣知之獄決罪定臨當論刑君愀然變色貌不樂見君顏色臣又

知之君豈私臣哉天生君子其道固然此臣之所以悅（一作脫）君也孔子聞之曰善哉爲吏其用法一也思仁恕則樹德加嚴暴則樹怨公以行之其子羔乎

孔子曰季孫之賜我粟千鍾而交益親（季桓子用孔子由委吏至司空千鍾祿也）自南宮敬叔之乘我車也而道加行（孔子欲見老聃而西觀周敬叔言於魯君給孔子車馬問禮於老子孔子歷觀郊廟自周而還弟子四方來學也）故道雖貴必有時而後重有勢而後行微夫二子之貺則丘之道殆將廢矣

孔子曰王者有似乎春秋（正其本而萬物皆正）文王以王季爲父以太任爲母以太姒爲妃以武王周公爲子以太

顓頊夭為臣其本美矣武王正其身以正其國正其國以正天下伐無道刑有罪一動而天下正其事成矣春秋致其時致極也春秋以二始舉四時也而萬物皆及王者致其道而萬民皆治周公載己行化載亦行也言行己以行化其身而天下順之其誠至矣正不令而行也

曾子曰入其一作是國也言信於群臣而留可也行忠於卿大夫則仕可也澤施於百姓則富可也孔子曰參之言此可謂善安身矣

子路為蒲宰為水備與其民脩溝壑同百姓脩導溝瀆以民之勞煩苦也見百姓勞役煩苦人與之一簞食一壺漿每人與之

一食壺漿孔子聞之使子貢止之乃使子貢往止之子路忿然不
悦往見孔子曰由也以暴雨將至恐有水灾故與民
脩溝洫以備之故使百姓脩導溝渠以防備之而民多匱餓者是以
簞食壺漿而與之夫子使賜止之是止由之行仁也
夫子以仁教而禁其行由不受也孔子曰汝以民爲
餓也何不白於君發倉廩以賑之何不白於君而發粟以貸之而私
以爾食饋之是汝明君之無惠是欲暴揚其君無恩惠及人而見
己之德美矣汝速已則可不則汝之見罪必矣
子路問於孔子曰管仲之爲人如何子曰仁也得仁道也
子路曰昔管仲說襄公公不受是不辯也欲立公子

糾而不能是不智也按齊襄公立無常無常度也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公孫無知殺襄公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奔魯齊人殺無知魯伐齊納子糾小白自莒先入是為桓公乃殺子糾召忽死之家殘於齊而無憂色是不慈也桎梏而居檻車無慚心是無醜也言不恥惡事所射之君初魯聞知無知死發兵送公子糾入齊而使管仲別將兵遮莒道以拒公子小白管仲射小白中帶鉤是不貞也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是不忠也孔子曰管仲說襄公襄公不受公之闇也欲立子糾而不能不遇時也家殘於齊而無憂色是知權命也桎梏而無慚心自裁審也事所射之君通於變也不死子糾量輕重也夫子糾未成君而管仲未成臣管仲才度義管

仲不死束縛而立功名未可非也召忽雖死過於取仁未足多也

孔子適齊中路聞哭者之聲其音甚哀孔子謂其僕曰此哭哀則哀矣然非喪者之哀也（也一作矣）驅而前少進見有異人焉擁鐮（鐮鍥也刈鉤也）帶索哭音不哀孔子下車追而問曰子何人也對曰吾丘吾子也曰子今非喪之所奚哭之悲也丘吾子曰吾有三失晚而自覺悔之何及曰三失可得聞乎願子告吾無隱也丘吾子曰吾少時好學周徧天下後還喪吾親是一失也長事齊君君驕奢失士臣節不遂是二失也吾平生

厚交而今皆離絕是三失也夫樹欲靜而風不停子欲養而親不待往而不來者年也不可再見者親也請從此辭遂投水而死孔子曰小子識之斯足爲戒矣自是弟子辭歸養親者十有三

孔子謂伯魚曰鯉乎吾聞可以與人終日不倦者其惟學焉其容體不足觀也其勇力不足憚也其先祖不足稱也其族姓不足道也終而有大名以顯聞四方流聲後裔者豈非學者之效也故君子不可以不學其容不可以不飾不飭無類無類失親（類宜爲貌惟不飭故無親體貌矜莊然後親愛可久故曰無貌失親也）失親不忠（情不相親則心無忠誠也）不

忠失禮 禮以忠信為本 失禮不立 不學禮則無以立也 夫遠而有光者
飾也近而愈明者學也譬之污池水潦注焉萑 萑細葦也
蘆也 葦生焉雖或以觀之孰知其源乎 源泉源也水注於池而生萑葦
觀者誰知其非源泉乎以言學者雖從外入及其用之人誰知其非從此出者乎
子路見於孔子曰負重涉遠不擇地而休 寬其力也 家貧
親老不擇祿而仕昔者由也事二親之時常食藜藿
之實 自食惡也 為親負米百里之外 為二親負米於百里之外而歸 親喪
之後南遊於楚 南遊官於楚國 從車百乘 百乘之車相隨從 積粟萬
鍾 俸祿多也 累茵而坐 重席而坐 列鼎而食 羅列鼎俎而食 願欲食藜
藿為親負米不可復得也枯魚銜索幾何不蠹 言不可復

生二親之壽忽若過隙孔子曰由也事親可謂生事

也

盡力死事盡思者也（生則能盡其力死則能盡其思）

孔子之郯（郯國名少昊之後魯之郯縣也郯子達禮孔子故往諮問焉）遭程子於途傾蓋（傾蓋駐車）而語終日甚相親顧謂子路曰取束帛（五匹曰束）以贈先生（贈送道也）子路屑然（屑然恭貌）對曰由聞之士不中間見（中間謂紹介也）女嫁無媒君子不以交禮也有間又顧謂子路子路又對如初孔子曰由詩不云乎有美一人清揚宛兮邂逅相遇（清視清明揚眉上廣宛美也不期而會曰邂逅也）適我願兮今程子天下賢士也於斯不贈則終身弗能見也小子行之

孔子自衛反魯息駕於河梁河水有石絕處而梁非謂河有梁也而觀焉有懸水三十仞八尺曰仞圜流九十里水深急則其流回圜魚鼈不能道也行黿鼉不能居有一丈夫方將厲之以衣涉水曰厲又度也孔子使人竝近也涯止之曰此懸水三十仞圜流九十里魚鼈黿鼉不能居也意者難可濟也丈夫不以措意措一字兩義此著也後置也遂度而出孔子問之曰子巧乎有道術乎所以能入而出者何也丈夫對曰始吾之入也先以忠信及吾之出也又從以忠信措吾軀於波流而吾不敢以用私所以能入而復出也孔子謂弟子曰二三子識之水且猶可以忠信成身成身成其

身也親之而況於人乎

孔子將行雨而無蓋門人曰商也有之子夏名商孔子曰商之爲人也甚悋吝同於財吾聞與人交推其長者違其短者故能久也

楚昭王渡江中有物大如斗圓而赤直觸王舟舟人取之取之以上楚王也王大怪之遍問群臣莫之能識使使聘於魯問孔子孔子曰此所謂萍實者也此萍之實也可剖而食之吉祥也吉祥之兆唯伯者爲能獲焉使者反王遂食之大美久之使來以告魯大夫大夫因子游問曰夫子何以知其然曰吾昔之鄭過乎陳之野聞童

謠曰楚王渡江得萍實大如斗赤如日剖而食之甜如蜜此楚王之應也吾是以知之

子貢問於孔子曰死者有知乎將無知乎子曰吾欲言死之有知將恐孝子順孫妨生以送死吾欲言死之無知將恐不孝之子棄其親而不葬賜欲知死者有知與無知非今之急後自知之

子貢問治民於孔子子曰懔懔焉若持腐索之扞馬（懔懔危懼貌扞馬突馬也）子貢曰何其畏也孔子曰夫通達之御（一作屬）皆人也以道導之則吾畜也不以道導之則吾讎也如之何其無畏也

魯國之法魯人有贖臣妾於諸侯者皆取金於府子貢贖人於諸侯而還其金孔子聞之曰賜失之矣夫聖人之舉事也可以移風易俗而教導可以施於百姓非獨適身之行也今魯國富者寡而貧者衆贖人受金則為不廉則何以相贖乎自今以後魯人不復贖人於諸侯贖貿貨也

子路治蒲為邑宰請見於孔子曰由願受教於夫子由也願聽受夫子治蒲之教誨子曰蒲其如何言蒲邑風俗如何對曰邑多壯士又難治也子路言蒲人皆壯強難其為治也子曰然吾語爾恭而敬可以攝勇已能恭敬則可以攝服其強勇寬而正可以懷強行寬心好

正道可以懷柔其強暴愛以恕可以容困能愛恕可以容其困乏溫以斷可以抑姦和溫而能斷可以沮抑其姦邪如此而加之則正正治也不難矣

三恕第九

孔子曰君子有三恕恕者反己之謂有君不能事有臣而求其使非恕也有親不能孝有子而求其報非恕也有兄不能敬有弟而求其順非恕也士能明於三恕之本則可謂端身矣端身正己也己正而正人不為過矣

孔子曰君子有三思不可不察也少而不學長無能也老而不教死莫之思也有而不施窮莫之救也故

君子少思其長則務學老思其死則務教有思其窮則務施

伯常騫問於孔子曰騫固周國之賤吏也不自以不肖將北面以事君子敢問正道宜行不容於世正道宜行而世莫之能貴故行之則有所不容隱道宜行然亦不忍世亂則隱然以道為行者亦不忍為隱事今欲身亦不窮謂能容也道亦不隱為之有道乎孔子曰善哉子之問也自丘之聞未有若吾子所問辯且說也辯當其理得其說也丘嘗聞君子之言道矣聽者無察則道不入聽者不明察則其道不能入奇偉不稽則道不信聽者不能考校其奇偉不羣則道不見信言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又嘗聞君子之言事

矣制無度量則事不成其政曉察則民不保（政太曉了分察則民不能安矣）又嘗聞君子之言志矣剛折不終（剛則折矣不終其性命）徑易者則數傷（徑輕也志輕則數傷於義）浩倨者則不親（浩倨簡略不恭之貌如是則人不親矣）就利者則無不敝（言好利者必不可久）又嘗聞養世之君子矣從輕勿為先從重勿為後（赴憂患從勞苦輕者宜為後重者宜為先不適己自便也）見像而勿強（像法也見法而已不以強世也）陳道而勿怫（怫詭也陳道而已不與世相詭違也）此四者丘之所聞也

孔子觀於魯桓公之廟有欹器焉（傾欹易覆之器韓詩并說苑云觀於周廟有欹器焉太平御覽引家語亦然晉杜預傳夫云周廟欹器至漢東京猶在御座當以周廟為是）子問於守廟者曰此謂何器對曰此盖為宥坐之器

宥與右同言可置於座右也說苑作座右或曰宥與侑同勸也淮南子作宥卮文子曰三皇五帝有勸戒之器名宥卮也孔子曰吾聞宥坐之器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明君以為至誡以戒滿也故常置於座側顧謂弟子曰試注水焉說苑孔子使子路取水而試之乃注之水韓詩并說苑孔子曰吾聞右坐之器滿則覆虛則欹中則正有之乎對曰然孔子使子路取水而試之中則正滿則覆夫子喟然嘆曰嗚呼夫物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進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孔子曰持滿之道挹而損之子路曰損之有道乎孔子曰聰明睿智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振世振動也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讓此所謂損之又損之之道也

孔子觀於東流之水子貢問曰君子所見大水必觀焉何也孔子對曰以其不息且徧與諸生諸生謂萬物也而不為也物得水而後生水不與能而又不德夫水有似乎德其流也則卑下居拘必循其理卑一作埤增也倨一作裾方也拘鉤同曲也言水益卑而或方或曲必循其理也○裾居御切拘居候切此似義浩浩乎無屈盡之期此似道流行赴百仞之嵠而不懼此似勇至量必平之此似法盛而不求概概平斛水也言水盈而不概自平也此似正綽約綽作婥柔弱也微達此似察發源必東此似志以出以入萬物就此化絜絜與潔同易曰言萬物之潔齊也潔齊謂物之洗潔而盡出也此似善化也水之德有若此是故君子見必觀焉

子貢觀於魯廟之北堂出而問於孔子曰向也賜觀於太廟之堂未既輟還瞻北蓋皆斷焉既盡也輟止也○蓋胡閤切扇戶也觀北面之蓋皆斷也彼將有說焉匠之過也孔子曰太廟之堂官致良工之匠匠致良材盡其工巧蓋貴久矣貴文也荀子曰因麗節文也尚有說也尚猶必也言必有說

孔子曰吾有所恥有所鄙有所殆殆危也夫幼而不能強學老而無以教吾恥之去其鄉事君而達卒遇故人曾無舊言吾鄙之事君而達得志而見故人曾無舊言是棄其素交而無進之之心者也與小人處而不能親賢吾殆之跡賢而近小人危亡之道也

子路見於孔子孔子曰智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路對

曰智者使人知己仁者使人愛己子曰可謂士矣子路出子貢入問亦如之子貢對曰智者知人仁者愛人子曰可謂士矣子貢出顏回入問亦如之顏回對曰智者自知仁者自愛子曰可謂士君子矣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子從父命孝乎臣從君命貞乎三問孔子不對（不然違哀公之意故不對）孔子趨出以語子貢曰鄉者（鄉作向）君問丘曰子從父命孝乎臣從君命貞乎三問而丘不對賜以為何如子貢曰子從父命孝矣臣從君命貞矣奚疑焉（荀作夫子有奚對焉）孔子曰鄙哉賜汝不識也昔者明王萬乘之國有爭臣七人（爭讀作諍天子有三

(公四輔)則主無過舉千乘之國有爭臣五人(諸侯有三卿內外史)則社稷不危百乘之家有爭臣三人(大夫有家相室老邑宰)則祿位不替父有爭子不陷無禮士有爭友不行不義(士雖有臣既微且陋不能以義匡其主故須朋友之諫諍然後不行不義之事矣)故子從父命奚詎爲孝(子順父命豈可以詎得謂之孝乎哉)臣從君命奚詎爲貞(臣順君命豈詎得爲貞)夫能審其所從(詳審其所從之宜與不宜)之謂孝之謂貞矣

子路盛服見於孔子子曰由是倨倨(倨與裾同言其服盛而氣傲也)者何也夫江始出於岷山其源可以濫觴(按韓詩外傳爲不足濫觴言其微也)及其至於江津不舫舟不避風則不可以涉

非惟下流水多邪（下流水多故使人畏服盛氣盈則衆畏之）今爾衣服既盛顔色充盈天下且孰肯以非告汝乎子路趨而出改服而入蓋自若也子曰由志之吾告汝奮於言者華（自矜於言者華而無實）奮於行者伐（自矜於行者自伐其功）夫色智而有能者（知見於色自有其能）小人也故君子知之曰知言之要也不能曰不能行之至也言要則智行至則仁既仁且智惡不足哉

子路問於孔子曰有人於此被褐而懷玉何如（褐賤者服）子曰國無道隱之可也國有道則袞冕而執玉（袞冕文衣盛飾也）

好生第十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昔者舜冠何冠乎孔子不對公曰寡人有問於子而子無言何也對曰以君之問不先其大者故方思所以爲對公曰其大何乎孔子曰舜之爲君也其政好生而惡殺其爲政事好生惡殺也其任授賢而替不肖用人則取其賢者而不肖則不用之也德若天地而靜虛德之大如天地也化若四時而變物也化民四時知之變化萬物是以四海承風暢於異類天下咸奉承其風教以及於夷狄皆仰舜德鳳翔麟至鳥獸馴德言禽獸皆順其德無他也好生故也知人無害之之心也君舍此道而冠冕是問是以緩對

孔子讀史至楚復陳（陳夏徵舒殺其君楚莊王討之因縣陳而取之申叔時諫楚莊王從之還復陳）喟然嘆曰賢哉楚王輕千乘之國而重一言之信匪申叔之信不能達其義匪楚莊王之賢不能受其訓

孔子嘗自筮其卦得賁焉愀然有不平之狀子張進曰師聞卜者得賁卦吉也而夫子之色有不平何也孔子對曰以其離耶在周易山下有火謂之賁（離下艮上爲賁）非正色之卦也夫質也黑白宜正焉今得賁非吾兆也（以其賁飾也）吾聞丹漆不文白玉不琱何也質有餘不受飾故也

孔子曰吾於甘棠見宗廟之敬也甚矣（召伯聽訟於棠樹之下民作甘棠之詩）思其人必愛其樹尊其人必敬其位道也

子路戎服見於孔子拔劍而舞之曰古之君子固以劍自衛乎（子路言古人必以劍自護其一身也）孔子曰古之君子忠以為質仁以為衛（古之君子以忠愛民以仁護身）不出環堵之室而知千里之外（居身環堵之中而知千里外事）有不善則以忠化之（人有不善者我則以忠道化之）以侵暴則以仁固之（有侵犯暴逆我則以仁道固結之）何待劍乎（何必以劍自衛乎）子路曰由乃今聞此言請攝齊以受教（齊裳下緝也受教者攝齊升堂由勇人也聞夫子之言即願受教聖道感之也）

楚恭王出遊亡烏嘷之弓（恭王出遊而失弓烏嘷良弓之）其左右請求

之（左右請搜求之）王曰已之（王曰舍之）楚王失弓楚人得之又何求之（楚王失其弓而楚人得之又何以求）孔子聞之曰惜乎其不大也（夫子聞楚王之言曰惜乎其度量不廣大也）不曰人遺弓人得之而已何必楚也（但言人失弓人得之而已足矣一何用其言楚也）

孔子為魯司寇斷獄訟皆進衆議者而問之曰子以為奚若某以為何若皆曰云云如是然後夫子曰當從某子幾是（近也重獄事故與衆議之）

孔子問漆雕憑曰子事臧文仲武仲及孺子容此三大夫孰賢對曰臧氏家有守龜焉名曰蔡文仲三年為一兆武仲三年為二兆孺子容三年為三兆憑從

此見之若問三人之賢與不賢所未敢識也孔子曰君子哉濠雕氏之子其言人之美也隱而顯言人之過也微而著智而不能及明而不能見孰克如此克能也而宜爲如按說苑憑作馮人孰克如此王註屬憑說苑作故智不能及明不能見得無數十乎蓋指三大夫也良是

魯公索氏將祭而亡其牲孔子聞之曰公索氏不及二年將亡後一年而亡門人問曰昔公索氏亡其祭牲而夫子曰不及二年必亡今過朞而亡夫子何以知其然孔子曰夫祭者孝子所以自盡於其親將祭而亡其牲則其餘所亡者多矣若此而不亡未之有

也

虞芮二國虞在河東大陽縣芮在馮翊臨晉縣爭田而訟連年不決乃相謂曰西伯仁人也西伯仁人即周文王也盍往質之何不往彼質正入其境既至西伯疆界則耕者讓畔農夫相讓如此行者讓路行路之人相遜而行也入其朝士讓為大夫士遜大夫為尊大夫讓于卿言相遜也虞芮之君曰嘻二國之君嘆曰吾儕小人也不可以入君子之朝不可入君子之國遂自相與而退二國相退咸以所爭之田為閑田矣孔子曰以此觀之文王之道其不可加焉文王之道無以加矣不令而從不教而聽至矣哉言其不施號令而民自從不施教誨而民自聽可謂至矣

曾子曰狎甚則相簡莊甚則不親是故君子之狎足以交歡其莊足以成禮孔子聞斯言也曰二三子識之孰謂參也不知禮乎

哀公問曰紳委章甫（紳大帶委端委禮衣也章甫冠名也）有益於仁乎孔子作色而對曰君胡然焉也（胡何）衰麻苴杖者志不存乎樂非耳弗聞服使然也黼黻袞冕者容不褻慢非性矜莊服使然也介胄執戈者無退懦之氣非體純猛服使然也且臣聞之好肆不守折（言市弗能為廉也）而長者不為市（言為長者之行則宜不能為市賈之事）竊（竊為察）夫有益與無益君子所以知

孔子謂子路曰見長者而不盡其辭雖有風雨吾不能入其門矣故君子以其所能敬人小人反是

孔子謂子路曰君子以心導耳目立義以爲勇小人以耳目導心不遜以爲勇故曰退之而不怨先之斯可從已二句疑有闕誤王曰言人退之而不怨先之則可從足以爲師也

孔子曰君子有三患未之聞患不得聞既得聞之患弗得學既得學之患弗能行有其德而無其言君子恥之有其言而無其行君子恥之既得之而又失之君子恥之地有餘而民不足君子恥之衆寡均而人功倍已焉君子恥之業與人同而功與人異故君子恥其不及也

魯人有獨處室者魯國有男子獨居於室者鄰之嫠婦嫠寡婦也亦獨處一室鄰之寡婦亦處一室夜暴風雨至嫠婦之室壞室為風雨所損趨而托焉趨男子之室托避風雨魯人閉戶而不納男子閉戶不與寡婦入嫠婦自牖與之言寡婦牖窓與男子言子何不仁而不納我乎汝何為不仁而不納我乎魯人曰吾聞男女不六十不同居言男女不六十餘歲不可居處同也今子幼吾亦幼是以不納爾也今汝尚少我亦必是以不敢容汝進也婦人曰子何不如柳下惠然嫗以體覆之曰嫗不建門不建門名之女柳下惠事見他書今此不必具載魯人曰柳下惠則可言柳下惠有德則自然可也吾固不可在我實異不可吾將以吾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我將以我之不可為學柳下惠之可為觀此則見其有守

非他人可比今世人有喻墻相從鑽穴相窺者矣尚何望其婦之趨抵而不容入乎然其有見於此其不汗顏者亦幾希矣此非小事乃克己復禮之端自古賢人自遠褻做工夫其可忽乎學生察焉可也孔子聞之曰善哉欲學柳下惠者未有似於此者凡欲學柳下惠之人未有若魯之男子者也期於至善而不襲其為心期造至善之地不習他人也可謂智乎不可謂明哲之人

孔子曰小辯害義言小人口辯害正義小言破道言小人言語破碎大道

關雎興于鳥而君子美之關雎取鳥以興君子美其詩取其雌雄之有別取其匹偶有分別鹿鳴興于獸而君子大之鹿鳴篇以獸取興而君子亦大其詩其得取食而相呼取鹿相呼嘐而食之意若以鳥獸之名嫌之固不可行也如喻鳥獸之名而不取其義固不可與言詩矣觀此則小

言之言宜作嫵

孔子謂子路曰君子而強氣則不得其死小人而強氣則刑戮荐臻豳詩曰殆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户鴟鴞之詩以鳥之為巢喻我國家積累之功乃難成之若是今女下民或敢侮予今者周公時言我先王致此大功至艱而下民敢侵侮我周道謂管蔡之屬不可遏絶之以存周室也孔子曰能治國家如此雖欲侮之其可得乎周自后稷積功累行以有爵土公劉重之以仁及至太王亶父敦以德讓其樹根置本備豫遠矣初太王都豳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於是屬耆老而告曰狄人之所欲吾土地

吾聞之君子不以所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遂獨與太姜去之踰梁山邑於岐山之下邠人曰仁人之君不可失也從之如歸市焉天之與周民之去殷久矣若此而不能天下未之有也武庚惡能侮（能一作其武庚紂子名祿與管蔡共為亂）邶（邶步昧切）詩曰執轡如組兩驂如舞（驂之以服和調中節蓋驂馬在外服馬在中也）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政乎（言御法得則馬和政道得則民和也）夫為組者總紕於此成文於彼（轡馬韁也組經緯也紕織也飾也○紕毗意切）言其動於近行於遠也執此法以御民豈不化乎（邶為紂都故引喻周之善御民也）以竿旄之忠告至矣哉（干旄之詩樂乎善道告入取喻於車之竿旄飾以素紕良馬如組紕之義引之以明紂之

不樂善道也

孔子讀詩于正月六章小雅之篇第六章惕然如懼曰彼不達之君子豈不殆哉從上依世則道廢違上離俗則身危時不興善己獨由之則曰非妖即妄也故賢者既不遇天時也恐不終其命焉桀殺龍逢紂殺比干皆是類也詩曰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蹐此正月六章之辭也局曲也言天至高已不敢不曲身危行恐上干諱忌也蹐累足也言地至厚已不敢不累足恐陷在位之羅網也累足重足也此言上下畏罪無所自容也

孔聖家語卷之二







孔聖家語卷之三

武林後學吳嘉謨集校

觀周第十一

孔子謂南宮敬叔（名說孟僖子之仲子）曰吾聞老聃（姓李名耳字伯陽謚曰聃在周時爲守藏吏）博古知今通禮樂之原明道德之歸則吾師也今將往矣對曰謹受命遂言於魯君（昭公）曰臣受先臣之命（先臣孟僖子也）云孔子聖人之後也（聖人謂殷湯也）滅於宋（孔子之先去宋奔魯故曰滅於宋也）其祖弗父何始有國而授厲公（弗父何湣公世子厲公兄也讓國以授厲公春秋傳曰以有宋授厲公始有國謂始有宋也）及正考父佐戴武宣（戴武宣三公也）三命茲益恭（初命考父爲士再命

（爲大夫三命爲卿）故其鼎銘曰（臣有功德君命銘之於宗廟之鼎也）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傴恭於僂俯恭於傴）循牆而走（言恭益甚也）亦莫余敢侮（余我也我考父也恭如此故人莫之侮也）以其饘於是粥於是以餬其口（饘糜也爲糜粥於此鼎言儉之至也）其恭儉也若此臧孫紇有言聖人之後若不當世（武仲謂弗父何啟湯之後而不繼世爲宋君）則必有明君而達者焉孔子少而好禮其將在矣（將在孔子）屬臣曰女必師之今孔子將適周觀先王之遺制考禮樂之所極斯大業也君盍以乘資之臣請與往公曰諾與孔子車一乘馬二疋竪子侍御與敬叔俱至周（敬叔與夫子同至周）問禮於老聃（見老子問古之禮）訪樂於萇弘（見周大夫）

問之以樂歷郊社之所過郊祀社祭之處考明堂之則考究明堂之法則察廟朝之度審宗廟朝廷之法度於是喟然曰吾乃今知周公之聖與周之所以興也我今乃知周公之聖德及周家之所以興王也及去周及離去周京也老子送之曰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仁者送人以言吾雖不能富貴而竊仁者之號請送子以言乎凡當今之士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此今之人聰明深察而反近於死者無他也好譏議人者也博辯宏遠而危其身好發人之惡者也孔子曰敬奉教自周反魯道彌尊矣遠方弟子之進蓋三千焉

孔子觀乎明堂覩四門墉夫子觀周明堂及四門之墻有堯舜之

容桀紂之象（見堯舜桀紂之畫象也）而各有善惡之狀興廢之誡焉（堯舜爲善則興桀紂爲惡則廢其形狀可以爲鑒戒）又有周公相成王抱之負斧扆南面以朝諸侯之圖焉孔子徘徊而望之謂從者曰此周之所以盛也夫明鏡所以察形往古所以知今人主不務襲跡於其所以安存而忽怠所以危亡未有異於却步而求及前人也豈不惑哉

孔子觀周遂入太祖后稷之廟堂右階之前有金人焉參（參三也倉含切）緘其口（三重封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安樂必戒（雖處安樂必警戒也）無所行悔（所悔之事不可復行）勿謂何傷其

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不聞神將伺人莫言無所聞知神明已窺伺人焰焰不滅炎炎若何如火方焰焰而小若不滅及炎炎而至則將如何涓涓不壅終為江河如水涓涓細流若不壅之終成江河綿綿不絕或成網羅毫末不札將尋斧柯木如毫末之小若不拔去將用斧柯而斫誠能慎之福之根也誠能謹戒是為福之根本口是何傷禍之門也口過毋謂無害乃禍之門也強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盜憎主人民怨其上君子知天下之不可上也故下之君子則知天下之人不可居其上故謙以下之知衆人之不可先也故後之知衆人之多不可居其先故謙己後人溫恭慎德使人慕之執雌持下人莫踰之人皆取彼我獨守此人皆惑之

我獨不徙惑之轉移之東西貌內藏我智不示入技我雖尊高入弗我害誰能如此江海雖左長於百川以其卑也水以右為尊江海雖在於左亦能為百川長以其能下故也天道無親而能下人上天之道雖無親然用亦能下人也其戒之哉言當以此為鑒戒也孔子既讀斯文也夫子讀銘既畢顧謂弟子曰小子識之此言實而中情而信其言朴實而有理近情而可信不比他文之無益也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戒謹恐墜陷也行身如此豈以口過患哉

孔子見老聃而問曰甚矣道之於今難行也吾比執道而今委質以求當世之君而弗受也道於今難行也老子曰夫說者流於辯流猶過也聽者亂於辭辭一作失如

如此二者則道不可以忘也（忘字亦作知一作知似有誤）

弟子行第十二（夫子弟子升堂入室者七十餘人故以名篇）

衛將軍文子（將軍衛卿名也文子彌年）問於子貢曰吾聞孔子之施教也先之以詩書而道之以孝悌說之以仁義觀之以禮樂然後成之以文德蓋入室升堂者七十有餘人（造道之多者凡七十二人）其孰為賢子貢對以不知文子曰以吾子常與學賢者也何為不知子貢對曰賢人無妄（謂賢人之舉動不妄）知賢即難故君子之言曰知莫難於知人是以難對也文子曰若夫知賢莫不難今吾子親遊焉是以敢問子貢曰夫子之門人蓋有三千就焉

賜有逮及焉未逮及焉故不得徧知以告也文子曰吾子之所及者請問其行子貢對曰夫能夙興夜寐諷詩崇禮行不貳過貳再也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稱言不苟舉言有不苟且是顏回之行也孔子說之以詩曰媚茲一人應侯慎德一人天子也應當也侯惟也言顏淵之德足以媚愛天子當於其心惟以慎德也此大雅下武之辭也與今詩註不類後放此永言孝思孝思惟則言惟能長是孝道可以為世法則也若逢有德之君世受顯命不失厥名以御於天子則王者之相也

在貧如客不以貧累志如在客也使其臣如借言不有臣如借使也不遷怒不深怨不錄舊非不遷怒於人不深怨於人亦不記人已之過失是冉雍

之行也孔子論其材曰有土之君子也有衆使也有刑用也然後稱怒焉（子疑衍文言冉雍非有土之君故使其臣如借而不加怒也）孔子告之以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此大雅蕩之辭也本謂人君疾威其下而言天之生人初無不善而不以善自終而為疾虐也此與冉雍不怒之意次配故孔子以是告之）匹夫不怒惟以亡其身（此即上文所引疾威之意匹夫無土之人也惟思也所以不怒者思亡其身之禍也）

不畏強禦不侮矜（矜與鰥同）寡其言循性（率性而言不侮其情也）其都以富（仲由長於政事）材任治戎（其材可治軍旅）以是仲由之行也（仲由之行如此）孔子和之以文說之以詩曰受小拱大拱而為下國駿龐荷天子之龍不戁不悚敷奏其勇（此商頌長

發之詩也拱共同法也駿大也龐厚也戁忌也悚懼也敷陳也奏薦也龍和也此孔子和仲由以文之義言受大小法為下國大厚乃可任天下道而不忌不懼以敷奏其勇斷為和之以文也○拱居勇切龐莫孔切龍丑勇切強乎武哉文不勝質文不勝其勇恭老卹幼不忘賓旅賓旅謂寄客也敬老慈幼雖在於賓旅亦不忘也好學博藝省物而勤也勤於六藝之文不倦其力以求其義也是冉求之行也孔子語之曰好學則知勤學則可謂明哲故也卹孤則惠閔卹孤者則可謂之惠也恭則近禮恭敬則近乎禮勤則有繼勤則常不間絶堯舜篤恭以王天下其稱之曰宜為國老國老助宣德教者也齊莊而能肅志通好禮擯相兩君之事篤雅有節是公西赤之行也子曰經禮三百可勉能也經禮一作禮經威

儀三千則難也［言經禮三百可勉學而能之威儀三千則難而公西赤能躬行之］公西赤問曰何謂也子曰貌以擯禮禮以擯辭是謂難焉［擯道也言爲相者當觀容貌而擯相其禮度宜其禮而擯相其辭度事制儀故難能之也］衆人聞之以爲成也孔子語人曰當賓客之事則達矣［成猶成人之成以孔子稱赤能三千之儀故遂以爲成也故孔子曉之曰當擯相之儀則達矣言於治國之大體則未達也］謂門人曰二三子之欲學賓客之禮者其於赤也

滿而不盈［能持滿而不盈也］實而如虛［雖飽於實理而若常虛］過之如不及［作事雖已是猶如未是不自足也］先王難之博無不學其貌恭［言其容貌則恭敬而不怠惰也］其德敦［在心之德敦篤也］其言於人也無所

不信其驕大人也常以浩浩（大人富貴者也浩浩廣大自得之貌）是以眉壽（不慕富貴靜虛自得所以為壽也）是曾參之行也孔子曰孝德之始也悌德之序也（言其孝者德之本始弟者德之次第也）信德之厚也忠德之正也（信者謹厚之德也忠者正直之德也）參中夫四德者也（中之仲切）以此稱之

美功不伐貴位不喜（不以貴爵為樂）不侮不佚（侮佚貪功慕力之貌）不傲無告（不侮鰥寡孤獨之人也）是顓孫師之行也孔子言之曰其不伐則猶可能也其不弊百姓則仁也（弊與敝同不弊即不傲無告也）詩云愷弟君子民之父母（此大雅洞酌之篇也言師之不敝百姓故民皆親愛之如父母也）夫子以其仁為大句學之深（謂其仁而至於大學）

而能入其深也送迎必敬待賓客能恭敬也上交下接若截焉上與人交下與人接截然各得其體是卜商之行也孔子說之以詩曰式夷式已無小人殆式用也夷平也殆危也言用平則止無以小人至於危也若商也其可謂不險矣險危也言子夏能厲以斷之近小人斷不危也貴之不喜賤之不怒苟利於民廉於行己廉薄也儉也言不自利也其事上也以佑其下言所以事上乃欲以佑助其下也是澹臺滅明之行也孔子曰獨富獨貴君子恥之夫也中之矣夫謂滅明中猶當也先成其慮及事而用故動則不妄是言偃之行也孔

子曰欲能則學欲知則問欲善則詳（欲善其事當致其詳）欲給則豫（欲事給而不礙莫若豫而前定）當是而行偃也得之矣獨居思仁公言仁義其於詩也則一日三復白圭之玷（居言其有故止曰仁言有所裁故兼曰義詩大雅抑之篇一日三復慎之至也）是南宮縚之行也孔子信其能仁以爲異士（謂殊異之士大戴日引之以爲異姓婚姻言以兄之子妻之也）

自見孔子出入於戶未嘗越禮（一作越履）往來過之足不履影（言其往來常正故跡不履影也）啓蟄不殺（春分蟄蟲始振不殺所以養氣之生也）方長不折（春夏草木盛長不折所以養氣之通也）執親之喪未嘗見齒（記曰笑不見齒則非以言爲見齒也）是高柴之行也孔子曰柴於親喪

則難能也啓蟄不殺則順人道方長不折則恕人也人作仁一成湯恭而以恕是以日隮恭即順也成湯行恭順而能仁恕故能疾行下人之道其聖敬之德日升聞也孔子引之盖言紫能行順恕之道也凡此諸子賜之所親覩者也吾子有命而訊賜賜也固不足以知賢文子曰吾聞之也國有道則賢人興焉中人用焉中庸之人為時所用乃百姓歸之若吾子之論既富茂矣壹諸侯之相也壹謂皆也抑未世未有明君所以不遇也子貢既與衛將軍文子言適魯見孔子曰衛將軍文子問二三子之行於賜不壹而三焉賜也辭不獲命以所見者對矣未知中否請以告孔子曰言之乎子貢以其

辭狀告孔子子聞而笑曰賜女次爲知人矣言爲知人之次子貢曰賜也何敢知人此以賜之所覩也孔子曰然吾亦語女耳之所未聞目之所未見者豈思之所不至知之所未及哉子貢曰賜願得聞之孔子曰不克不忌不念舊怨盖伯夷叔齊之行也伯夷姓墨名智字公達叔齊名允字公信夷齊謚也畏天而敬人服義而行信孝於父母恭於兄弟從善而教不道盖趙文子之行也趙大夫名武其事君也不敢愛其死然亦不敢忘其身謀其身不遺其友君陳則進而用之陳謂陳列於君爲君用也不陳則行而

退蓋隨武子之行也晉大夫士會食邑於隨其爲人之淵源也多聞而難誕誕欺也內植植自立也足以沒其世國家有道其言足以治無道其默足以容蓋銅鞮伯華之行也銅鞮邑名伯華羊舌赤也銅鞮一曰宮名外寬而內正自拯於隱括之中當作隱栝皆從木隱栝所以拯物也直己而不直人汲汲於仁蓋蘧伯玉之行也衛大夫名瑗孝恭慈仁允德圖義允信也圖謀也約貨去怨利者怨之所聚故約省貨利所以遠怨也輕財不匱匱竭也不竭入之財也蓋柳下惠之行也其言曰君雖不量於其身謂不量度其臣之德器也臣不可以不忠於其君是故君擇臣而任之臣亦擇君而事之有

道順命（君有道則順從其命）無道衡命（衡横也謂不受其命而隱居也）蓋晏平仲之行也（齊大夫名嬰）蹈忠而行信終日言不在尤之内（無口過也）國無道處賤不悶貧而能樂蓋老子之行也易行以俟命（易治也○行胡孟反）居下不援其上（援扳也不扳上以求進也○援于權切）其觀於四方也不忘其親不盡其樂（雖有觀四方之樂常念其親不盡而歸也）以不能則學不為己終身之憂（不能即學既得則無憂矣何至終身）蓋介子山之行也（即介子推史作介山子然按晉世家晉文公即位求介子推不聞其入於綿上山中文公表其山而封之號曰介山）子貢曰敢問夫子之所知者蓋盡於此而已乎孔子曰何謂其然亦略

舉耳目之所及而已矣昔晉平公問祁奚(晉大夫也)羊舌大夫晉之良大夫也其行如何祁奚辭以不知公曰吾聞子少長乎其所(於其所長)今子掩之何也祁奚對曰其少也恭而順心有恥而不使其過宿(有心過則速改不更宿也)其為大夫也悉善而謙其端(盡善道而謙是其正也)其為輿尉也信而好直(直正也)其功至於其為容也溫良而好禮博聞而時出其志(以時出之悔未及之是其志也)公曰曩者問子子奚曰不知也祁奚曰每位改變未知所止是以不敢得知也此又羊舌大夫之行也子貢跪曰請退而記之

賢君第十三

哀公問於孔子曰當今之君孰為最賢孔子對曰丘未之見也抑有衛靈公乎公曰吾聞其閨門之內無別而子次之賢何也孔子曰臣語其朝廷行事不論其私家之際也公曰其事何如孔子對曰靈公之弟曰公子渠牟其智足以治千乘其智足以治諸侯千乘之國其信足以守之其誠信能守國也靈公愛而任之公愛渠牟而任用之又有士林國者見賢必進之有國士曰林國者見有賢人則進於君而用之也而退與分其祿君而不用則分己俸與之是以靈公無游放之士當時國士無游放者靈公賢而尊之公以林國為賢而尊禮之又有士曰慶足

者（又有國士曰慶足者）國有大事則必起而治之國無事則退而容賢靈公說而敬之又有大夫史鰌（衛大夫史鰌）以道去衛（有故去國）而靈公郊舍三日必待史鰌之入而後敢入（待史鰌反國而後歸也）臣以此取之不亦可乎

子貢問於孔子曰今之人臣孰為賢（今世人臣以何者為賢）子曰吾未識也往者齊有鮑叔鄭有子皮則賢者矣（但往者齊國有鮑叔鄭國有子皮是賢人）子貢曰齊無管仲鄭無子產乎（子貢言管仲齊之賢臣子產鄭之賢臣意者當今之賢無出斯二人矣今曰鮑叔子皮二人而已然則齊無管仲鄭無子產乎哉）子曰賜汝聞用力為賢乎進賢為賢乎（夫子呼子貢名曰汝所聞是以用力於當時者為賢是以進賢於其君者為賢乎言此以語之）子貢曰

進賢賢哉（言進賢爲君者爲賢也）子曰然吾聞鮑叔達管仲子皮達子產未聞二子之達賢己之才者也（未聞管仲子產能進人才之賢於己者也）

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聞忘之甚者徙而忘其妻有諸孔子曰此猶未甚者也甚者乃忘其身公曰可得聞乎孔子曰昔者夏桀貴爲天子富有四海忘其聖祖之道壞其典法廢其世祀荒於淫樂耽湎於酒佞臣諂諛窺導其心忠士折口（杜口不言）逃罪天下誅桀而有其國此謂忘其身之甚矣

顏淵將西遊於宋問於孔子曰何以爲（爲猶治也）子曰恭

敬忠信而已矣恭則遠於患敬則人愛之忠則和於衆信則人任之勤此四者勤行此四者可以正國以之正國可也豈特一身者哉豈但一身而已哉夫不比比親輔也於數也親而比於踈不亦遠乎不脩其中而脩外者不亦反乎慮不先定臨事而謀不亦晚乎

子路問於孔子曰賢君治國所先者何子曰在於尊賢而賤不肖子路曰由聞晉中行氏子路言由聞晉國有中行氏者也尊賢賤不肖矣其亡何也能尊賢賤不肖其國亦亡何也子曰中行氏尊賢而不能用賤不肖而不能去賢者知其不用而怨之不肖者知其必已賤而讎之怨讎並存其

國 讎仇之人皆在國中也 鄰敵搆兵於郊中行氏雖欲無亡豈可得乎

孔子閑處喟然嘆曰嚮使銅鞮伯華無死 伯華魯之賢人也使其不死而見用 天下其有定矣子路曰願聞其人也子曰其幼也敏而好學其壯也有勇而不屈其老也有道而能下人有此三者以定天下也何難乎哉子路曰幼而好學壯而有勇則可也若夫有道下人何哉子曰由女不知也吾聞以衆攻寡無不克也以貴下賤無不得也昔者周公居冢宰之尊制天下之政而猶下白屋之士 未受祿命之家 日見百七十人斯豈以無道也欲

得士之用也惡有有道而無下天下（一本有士字）君子哉

齊景公來適魯舍於公館使晏嬰迎孔子孔子至景公問政焉孔子答曰政在節財公說又問曰秦穆公國小處僻而霸何也孔子曰其國雖小其志大其處雖僻而其政中其舉也果其謀也和法無私而令不偷（偷疑作渝變也一作偷苟且也）首拔五羖爵之大夫（首宜為身五羖大夫百里奚也）與語三日而授之以政以此取之雖王可其霸少矣景公曰善哉

哀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之急者莫大乎使民富且壽也公曰為之柰何孔子曰省力役薄賦斂則

民富矣敦禮教遠罪疾則民壽矣公曰寡人欲行夫子之言（公言寡人）恐吾國貧矣孔子曰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詩大雅酌之篇愷大也悌長也君子德大且長則爲民之父母矣）未有子富而父母貧者也（論語有若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得此意矣）

衛靈公問於孔子曰有語寡人有國家者計之於廟堂之上則政治矣何如孔子曰其可也愛人者則人愛之惡人者則人惡之知得之己者則知得之人所謂不出環堵之室而知天下者知反己之謂也

孔子見宋君君問孔子曰吾欲使長有國而列都得之（國之列都皆得其道）吾欲使民無惑吾欲使士竭力吾欲使

日月當時吾欲使聖人自来吾欲官府治理爲之柰何孔子對曰千乗之君問丘者多矣而未有若主君之問問之悉也然主君所欲者盡可得也丘聞之鄰國相親則長有國君恵臣忠則列都得之不殺無辜無釋罪人則民不惑士益之禄則皆竭力尊天敬鬼則日月當時崇道貴德則聖人自来任能黜否則官府治理宋君曰善哉豈不然乎寡人不佞不足以致之也孔子曰此事非難唯欲行之云耳

辯政第十四

子貢問於孔子曰昔者齊君問政夫子曰政在節財

魯君問政夫子曰政在諭臣葉公問政夫子曰政在悅近而來遠三者之問一也而夫子應之不同然政在異端乎豈為政之道在於多端乎子曰各因其事也夫子言皆各因其失而對不同齊君為國奢乎臺榭淫乎苑囿多臺榭之華麗獨苑囿之宴樂五官伎樂不懈於時其倡官妓樂無一時少息一旦而賜人以千乘之家者三一日賞大夫之官者三人千乘者大夫之家也故曰政在節財魯君有臣三人孟孫叔孫季孫所謂三人也內比周以愚其君在內則結為黨與黨愚惑其君外距諸侯之賓以蔽其明在外則距諸侯之賓客以蒙蔽君之聰明故曰政在諭臣夫荊之地廣而都狹荊葉公所治之地其土地雖廣其所都則狹民有離心莫安其居百姓有離散之心不遑寧處者

也

故曰政在悅近而來遠此三者所以爲政殊矣詩不云乎喪亂蔑資莫惠我師此大雅板之辭也王曰蔑無也資財也師衆也言喪亂亡之政重賦厚斂民無資財曾莫肯愛我衆也與今詩傳不同此傷奢侈不節以爲亂者也又曰匪其止共惟王之邛此小雅巧言之辭也邛病也言讒入不能供職惟以爲王之病而已也此傷姦臣蔽主以爲亂者也又曰亂離瘼矣奚其適歸此小雅四月之辭也言離散成病而歸咎於禍亂者也此傷離散以爲亂者也察此三者政之所欲豈同乎哉

孔子曰忠臣之諫君有五義焉一曰譎諫說苑作正諫王註曰正其事以驟諫其君與說苑合若譎者詭寄其辭納約自牖之義也二曰戇諫戇諫無文飾也

三曰降諫（卑降其體所以諫也）四曰直諫（以直道而諫也）五曰諷諫（借他事引援而諫）唯度主以行之（唯在審度其君意向而後行之）吾從其諷諫乎（諷諫則可遠罪避害者也）

子曰夫道不可不貴也中行文子倍道失義以亡其國而能禮賢以活其身（王曰此說倍道失義不宜說得道之意而云禮賢與上不相次配又文子無禮賢之事○按左傳中行文子得罪於晉出奔朝歌從者曰謂此嗇夫者君子人也胡不休焉待後車者文子曰吾好音此子遺吾琴好佩又遺我玉是以不振吾過自容於我者也吾恐其以我求容也遂不入後車入門文子問嗇夫之所在執而殺之入朝歌孔子聞之曰文子倍道失義以亡其國然後得之以活其身）聖人轉禍爲福此謂是與（若入將死以不入得活故曰轉禍爲福也）

楚王將遊荊臺司馬子祺諫王怒之令尹子西賀於殿下諫曰荊臺之觀不可失也王喜拊子西之背曰與子共樂之矣子西步馬十里引轡而止曰臣願言有道王肯聽之乎王曰子其言之子西曰臣聞為人臣而忠其君者爵祿不足以賞也諛其君者刑罰不足誅也夫子祺者忠臣也而臣者諛臣也願王賞忠而誅諛焉王曰今我聽司馬之諫是獨能禁我耳若後世遊之何子西曰禁後世易耳大王萬歲之後起山陵於荊臺之上則子孫必不忍遊於父母之墓以為歡樂也王曰善乃還孔子聞之曰至哉子西之諫

也入之於十里之上抑之於百世之後者也

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之於子產晏子可謂至矣夫子待二子愛敬之極也敢問二大夫之所自爲夫子所以與之者

孔子曰夫子產於民爲惠主其於民可謂德惠之主於學爲博物其爲學乃博物之君子晏子於君爲忠臣其事君可謂忠直之臣而行爲敬敏其所行恭敬而敏速故吾皆以兄事之而加愛敬

齊有一足之鳥飛集於公朝下止于殿前舒翅而跳齊侯大怪之齊君大以爲異不知爲何物也使使聘魯問孔子孔子曰此鳥名商羊水祥也商羊鳥名主有水災昔童兒有屈一脚振肩而跳昔有小兒屈其一足振動兩肩而跳躍此水災之兆且謠曰天將大

雨商羊鼓舞（一歌曰天將有大雨故商羊出而鼓舞）今齊有之其應至矣（今齊國有此鳥童謠之言應矣）急告民趨治溝渠脩隄防將有大水為災頃之大霖雨水溢泛（俄而果有大雨水溢而泛）諸國傷害人民（他國皆為洪水傷害人民也）唯齊有備不敗（惟齊國之防備故不為害也）

景公曰聖人之言信而有徵矣

孔子謂宓子賤曰子治單父（魯邑）眾悅子何施而得之也子語丘所以為之者對曰不齊（子賤名）之治也父恤其子其子恤諸孤而哀喪紀孔子曰善小節也小民附矣猶未足也曰不齊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事者十一人孔子曰父事三人可以教孝矣

兄事者五人可以教悌矣友事十一人可以舉善矣中節也中人附矣猶未足也曰此地民有賢於不齊者五人不齊事之而稟度焉皆教不齊所以治人之道孔子嘆曰其大者乃於此乎有矣昔堯舜聽天下務求賢以自輔（專務賢以輔佐）夫賢者百福之宗也（賢人為百福之所宗）神明之主也（神明之所宗）惜乎不齊之以所治者小也

子貢為信陽宰（子貢為信陽邑宰）將行辭於孔子孔子曰勤之慎之奉天子之時無奪無伐無暴無盜子貢曰賜也少而事君子豈以盜為累哉孔子曰女未之詳也

夫以賢代賢是謂之奪(言不必代而代之也)以不肖代賢是謂之伐(言不足代而自賢也)緩令急誅是謂之暴取善自與是謂之盜盜非竊財之謂也吾聞之(此下疑申前勤慎奉時之義)知爲吏者奉法以利民不知爲吏者枉法以侵民此怨之所由生也治民莫若平臨財莫如廉(財利莫如清廉)廉平之守不可改也匿人之善斯爲蔽賢揚人之惡斯爲小人內不相訓而外相謗非親睦也言人之善若己有之(他人有善如其自有善也)言人之惡若己受之故君子無所不慎焉(是以君子之人無所不用其敬)

子路治蒲三年(子路爲蒲邑宰三年之久)孔子過之(過高之邑)入其境

曰善哉由也恭敬以信矣入其邑曰善哉由也忠信而寛矣（能忠信而寛和）至其庭曰善哉由也明察以斷矣子貢執轡而問曰夫子未見由之政而三稱其善其善可得聞乎孔子曰吾見其政矣入其境田疇盡易草萊甚辟溝洫深治此其恭敬以信（此子路恭敬以信）故其民盡力也入其邑墻屋完固樹木甚茂此其忠信以寛故其民不偷也至其庭庭其清閑（公庭清閑無事）諸下用命此其明察以斷故其政不擾也以此觀之雖三稱其善庸盡其美乎（雖三次稱美其善不足以盡其美也）

孔聖家語卷之三

